

福建院士专家风采

福建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 协办



以刀为笔写春秋

——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莆田木雕传承人陈春阳



梅峰寺，又名光孝寺，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胜利路，是一座始建于北宋神宗年间的佛教古刹，1983年入选全国首批重点寺庙。每天清晨，梅峰寺前的空地上都会聚集许多晨练者，他们在这里打太极拳、做体操，成为车来车往的胜利路上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

很多人记得，曾有一位青年，一连几年，每天清晨都准时出现在这里，用泥塑的方式，义务为许多晨练者记录矫健身姿。一块普通的泥巴，在他手上，揉揉捏捏，三下五除二，一个神形兼备、活灵活现的“晨练者”泥塑便诞生了。

这位青年，如今已成为多次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省级美展金、银奖，作品屡被中国国家奥委会、福建省博物院收藏的著名雕塑家。他，就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高级技师、国家级雕塑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办人陈春阳。

潜心艺术创作

成为国家级非遗莆田木雕传承人

谈起自己的艺术人生，陈春阳说，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自己的父亲。“没有父亲的鼓励引导，以及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决定，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对我来说，他不仅充当了父亲的角色，更是艺术上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陈春阳的父亲陈国华也是一位工艺美术大师。1982年，陈国华的寿山石雕《关公和周仓》《关公读春秋》分获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质产品奖（金奖）和全国二等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工艺美术界获得工艺美术国家最高奖的第一人。

陈春阳五六岁时，便对画画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兴趣和天分，家里的连环画、年

画都成了他临摹的素材。为了鼓励小春阳多画、勤画，陈国华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专门购买纸张、画夹、颜料，并在家里面墙上开辟“陈春阳画廊”，专门展示他的画作。“一两年下来，重重叠叠贴了好几层。”家里来了客人，总免不了在这面墙前驻足翻看，然后毫不吝啬地对陈春阳伸出大拇指：“真棒！”就在这一张张画中，陈春阳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之路。

11岁时，陈春阳接到一份“工作”：为附近村里新建的土地庙画土地公像。“一连几天，我天天利用中午时间跑去画，画完后，人家给了我2块钱报酬，母亲给我添了3块钱，我买到了最喜欢的‘解放包’。这是我的第一笔劳动收入，也是第一次感觉到画画是有意义的。”

15岁那年，陈春阳已经有一定绘画基础，陈国华带他来到莆田工艺厂，找到

当时莆田木雕修光技艺一流高手——李农民，希望陈春阳能够拜李农民为师，学习木雕“修光”技艺。不料，李农民以各种理由婉拒了。

“学艺要有诚意和恒心，要学就学最好的！”陈春阳牢记父亲的教导，想尽办法打动李农民。暑假里，他天天往工艺厂跑，给李农民打开水、沏茶、打饭菜，跑上跑下、软磨硬泡，终于打动了李农民，正式收下这个徒弟。两年后，当陈春阳从李农民那里出师时，大家评价说，修光这门手艺，除了李师傅，就属陈春阳了。

正当陈春阳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父亲却给他泼了盆冷水：“你火候还不够，先跟我学一年泥塑，再去读书。”当年，木雕工钱动辄上万元，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曾有台商以人民币20000元的价格，向陈国华订一座“八仙过海”黄杨木雕，这个价格，“当年够买两套房了”。以陈国华的名气，加上陈春阳这个帮手，短时间内发家致富不是问题。所以，陈春阳一开始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父亲反复给我讲道理，他说，家庭、事业要兴旺，眼光要放长远，就像一支被敌人包围的军队，困守只会全军覆没，冲出重围才有更多的机会”。就这样，1991年，18岁的陈春阳听从父亲意见，进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学习。

多年以后，父亲的话，陈春阳依然牢记在心里。尽管毕业时成绩优异，艺术功力也在实践中日益深厚，但他仍想尽一切机会学习提高。2004年，陈春阳又进入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班进修，他的毕业作品《长树的邮筒》至今仍收藏在中央美院。

近年，陈春阳的学习触角还伸向教育学、心理学领域，探索把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运用于雕塑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他说，父亲多年的教导，已经积淀成为陈家“甘守寂寞，沉下心来搞创作”的家风。他的弟弟陈春晖、妹妹陈阳妹以及妹妹夫邓一雄，都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潜心艺术创作，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莆田木雕传承人、莆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氏工艺雕塑”传承人，成就了“一门两代五大师”的传奇。

佳作频出

做艺术的创造者和时代的记录者

城雕，即城市雕塑，指立于城市公共

空间的雕塑作品。成功的城雕作品，如哥本哈根的美人鱼、新加坡的鱼尾狮、深圳的拓荒牛，往往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品位，从而成为特殊的“城市名片”。而能够设计、完成一座城雕作品，也被许多雕塑艺术家看成对自己设计思想、创作水平的重要认可。

1993年，为纪念莆田建市10周年，市委、市政府确定5项献礼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在莆田车站广场建一座城市雕塑，并很快开始向社会征集设计稿件。年仅20岁、刚刚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毕业不久的陈春阳，以“母子”为主题，精心创作一份雕塑稿件参赛。在他的设计中，一位母亲左手托一盘莆田特产荔枝，右手牵着一个活泼的男孩，寄喻“用莆田特产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在喧闹的车站中营造一种安宁的感觉。出乎陈春阳意料，他的设计一路过关斩将，进入最终竞标答辩环节。

当接到参加最终答辩通知时，陈春阳“有点心虚”，“我对父亲说，这是最终环节，非同小可，我当时又还是个毛头小伙，希望由他出马。但父亲说，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和水平，鼓励我自己去参加答辩。”在父亲的鼓励下，陈春阳凭着独到的设计思路和初生牛犊的锐气，在答辩中表现出色，获得莆田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致肯定，一举“拿下”这座城雕。直到今天，这座雕塑依然矗立在莆田车站前，热情地迎接八方来客。

这件作品的成功，坚定了陈春阳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之后优秀作品层出不穷：

龙眼木雕作品《正气》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龙眼木雕作品《虎娃》入选第六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被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收藏，获福建省政府第五届百花文艺奖；

雕塑作品《一二·九学生运动》被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龙眼木雕作品《总设计师邓小平》被莆田市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雕塑作品《胜利的歌声满天飞》入选建军8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初选和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初选；

木雕作品《鲁迅》入选全国第六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初选；

城雕作品《加油》入选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展；

……

雕塑是凝固的艺术，也是凝固的历史。陈春阳认为，自己不应当仅仅做一个

工艺商人，而应该当一名艺术创作者和时代记录者，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地做一个主业，忠诚于艺术，忠实于时代。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动员令。陈春阳闻令而动，以自己的方式站到了战“疫”前线。他与陈春晖、陈茂山合作，短时间内创作出雕塑作品《国有难勇向前——钟南山院士》。作品以84岁的钟南山院士为原型，兼具国画笔韵和雕塑的泥土味，大气粗犷、虚实结合，充满力度和张弛，刻画了钟南山院士果敢刚毅、有风骨有气节、讲真话不苛且的鲜明个性，以及对他所代表的广大医务人员“最美逆行者”形象的高度凝练。前不久，该作品入选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莆田入选该美展的第一件雕塑作品。

陈春阳说，疾风知劲草，自己能做的，唯有用手中的雕刀为人民塑像、为民族塑魂。

培养青年人才 推动雕塑技艺走向世界

多年雕塑从艺经历，陈春阳培养了对雕塑等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愿意进入雕塑这个行业的青年人越来越少，这门传统技艺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危险。陈春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些年，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雕塑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人认识雕塑、走近雕塑、进入雕塑”。

他打破“传内不传外”的传统观念，把自己的工作室开辟成为实践基地，在暑假期间接收大批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莆田学院以及莆田二中、莆田四中的学子们实习实践，还以莆田学院、马来西亚时代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的身份，深入大学校园传播、传授传统技艺，并为相关职业院校规划设计工艺雕塑专业全套课程体系，不遗余力地推动雕塑技艺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陈春阳还利用工作室获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获得相应补贴的机会，把工作室扩建成集创作、教学、陈列、体验于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向社会各界传统技艺爱好者开放，“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体验传统文化魅力，让传承民族艺术瑰宝成为更多人的认识和理念”。

（通讯员 段晓川）

福建技能大师风采

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协办

走进郭美瑜大师工作室，一幅幅棉花画《百鸟朝凤》映入眼帘：昂首于山岗的凤凰，五色的羽翼迎风飘动，黄鹂、寿带、喜鹊、燕子、白头翁等上百只鸟儿在它周围嬉闹飞翔，山岗上绚丽多彩的鲜花争相怒放。这气韵流动的画面，全靠手工抽取棉花，一根一根堆、塑、贴而成。其中一根羽毛、一片叶子，都是几百、上千根棉花纤维塑就。

画作栩栩如生，技艺巧夺天工的背后，是郭美瑜对棉花画数十年的坚守与热爱。

钟情坚守

挽救濒危传统技艺

棉花画是首创于福建漳州的一种工艺美术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当时漳州城聚集着一群弹棉被高手，他们创造性地在棉被胎面上镶嵌了图案和文字。20世纪60年代，漳州棉花生产合作社的两位弹棉师傅，创造性地把原本附着在棉被上的精美图案分离出来，配上山水画淡雅的背景，镶嵌到玻璃框里，起名叫“棉絮堆画”，棉花画就此诞生。

棉花画，作为我国工艺百花园的一朵新花，吸取了祖国民间传统工艺彩扎、浮雕、国画的艺术特点，经手工抽丝粘、贴，精心塑造、新颖构图而成，造型生动，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20世纪80年代初，是棉花画行业鼎盛时期，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40多家新闻媒体对漳州棉花画作了专题报道，棉花画家家喻户晓、供不应求，远销40多个国家。人们每逢乔迁、新婚，都喜欢在新房里挂上一幅棉花画。

郭美瑜便是在这棉花画生产创作风光无限的时候，进厂做了一名学徒，师从漳州棉花画创始人吴家声。“从洗玻璃开

始，洗玻璃、装镜框、装配玻璃，这些基本功完成了再从松鹤开始学起，他给我们一个人一个镜框，一个人做松鹤，做好以后自己装配。”郭美瑜回忆自己的学徒生涯。

然而，恶性的市场竞争很快搞垮了这个行业。为抢夺订单，企业间不是比拼质量、创新，而是大打价格战。到20世纪90年代，棉花画厂纷纷倒闭，郭美瑜所在的厂也不例外。盛极一时的棉花画几乎到了人散艺绝的境地。为了生计，郭美瑜只好回家打理祖上传下来的照相馆。

不过，经营照相馆那些年，郭美瑜始终没有放弃棉花画这门技艺，像守护梦想一样，守护着棉花画这项传统工艺。在照相馆里，她用棉花画布置了一个又一个精致的场景，让这份美丽伴在左右。郭美瑜说：“我对棉花画有感情，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我想把它作为我的终身职业，舍不得丢掉。”

2004年，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记者来到法国一户普通人家拍摄节目时，主人指着墙上的棉花画说：“欢迎来到棉花画故乡的朋友。”而那时，棉花画在它的故乡漳州已消失十几年。大家这才猛然想起，那曾经钟爱的棉花画和作者如今何在？中央电视台节目组“众里寻她千百度”，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当年棉

花画的创作人郭美瑜。

央视《夕阳红》栏目工作人员告诉郭美瑜，在国外，发现许多家庭对这种纯手工的艺术很感兴趣，鼓励她重新创作棉花画。凭着对民间艺术的钟情，为了挽救即将失传的棉花画，郭美瑜毅然关闭了父亲传给她的在漳州知名度极高的老字号“璇官照相馆”，把家改造成棉花画工作室，担负起拯救这门濒危技艺的重任。

守成创新

让棉花画重焕光彩

说起当时情况，郭美瑜说：“那十多年，我其实挺苦闷的，当时劝我重新制作棉花画，我就很乐意答应了。”由于原来棉花画制作的艺人早已各奔前程，无心重操旧业，技术和人手严重不足，加上以前留下的彩色棉花不多，而漳州唯一的漂染厂又倒闭，棉花染色这一工序已无法进行。郭美瑜顶着种种困难，重整团队、调整工艺，让棉花画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郭美瑜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又进行创新。她在棉花中掺入绒线，使棉花画的亮度、色彩更胜一筹。她还将在中国画、雕塑、现代光电技术等巧妙地融入创作之中，让棉花画从原来的平面堆塑改为具有立体感的浮雕、圆雕造型，更加活灵活现，一改棉花画较为黯淡的缺憾，作品更夺人眼球。

让棉花画重焕光彩

——记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漳州市“非遗”棉花画传承人郭美瑜

功夫不负有心人，郭美瑜的棉花画作品掀起了一番热潮，屡在工艺美术赛事中获奖，被各家博物馆收藏。

郭美瑜的作品蝉联第五、六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银奖，她因此被福建省政府授予第四届“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她的《春色满乾坤》《百鸟朝凤》《土楼》等作品在全国全省都获得奖项；2011年，《丹艳银妆》获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中国工艺美术铜奖；同年，《全立体孔雀》获第六届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争杯杯”大赛银奖，《山涧鸣鹤图》获优秀奖；2012年，《玉羽献瑞》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铜奖。

致力传承

发扬光大棉花画工艺

棉花画是纯粹的手工艺品，与机器制造的艺术品相比，或许稚拙了些，但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完成一幅棉花画，往往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由于创作耗时，加上会做的人太少，棉花画很难走向产业化。郭美瑜“重操旧业”这些年的作品，除了被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订购、收藏，或赠送朋友，真正进入市场的寥寥几幅。她担心，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这门技艺后继无人。

2010年，棉花画被确认为漳州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郭美瑜成为棉花画传承人。传统的工艺美术要不想断代失传，就要有所继承。说到传承，郭美

瑜露出欣慰的笑容：“现在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技能人才培养，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我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荣誉，我对培养棉花画传人就更有信心了。”漳州市艺术馆定期邀请郭美瑜到一些学校和基层社区开课，推介棉花画。逢漳州“非遗”圩日，她也会受邀前往展示技艺。

2011年6月7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广天地》栏目，拍摄了《漳州棉花画传统技艺》专题片，棉花画绿色、环保的制作技艺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2013年，郭美瑜参加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的“非遗”技艺展演，让棉花画在中外专家面前惊艳了一回；2018年，她又应漳州市文旅局邀请，赴台湾交流学习。

郭美瑜说，学习棉花画不仅要喜欢更要用心。“光基本功就要练上好几年。”她表示，棉花画基本技法包括抽丝、按压、捏、搓、扎、剪、叠贴、刷胶固化，每一样技法又包含很多小技巧，“一定要很有耐心，很有定力”。“我就怕这个手艺断掉。”郭美瑜说，她希望多收一些喜欢棉花画又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学艺的徒弟，能够一起把这项具有漳州特色的传统工艺继续传承下去，乃至发扬光大。

如今，在郭美瑜大师工作室，不少年轻人正学习作画。郭美瑜高兴地说：“这几年，我培养了高级技师1人、技师2人、高级工5人，初、中级10多人，棉花画制作后继有人了！”

（通讯员 孙力础）